

民俗学视野下的山西晋中传统生养习俗

——以祁县为例

钱永平¹, 钱永琴²

(1. 四川绵阳师范学院文学与传播学院, 四川 绵阳 621000;

2. 交口县中学, 山西 交口 032400)

摘要: 诞生习俗是晋中民俗生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是当地人将个体生命加以习俗化的程序规范和阶段性标志, 亦是生命周期观和价值观的体现, 而求子、孕育、生产、庆贺、养育等一系列养育习俗, 则是民众群体间沟通和互动行为的展开, 进一步建构和表演着当地民众的社会结构和完整的生命文化。

关键词: 祁县; 诞生礼仪; 养育习俗

中图分类号: K89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1808(2007)01—0075—05

在中华民族的观念中, 生命的繁衍对于延续家族至关重要, “天地之大德曰生”被视为永恒的法则, 人们与特定的自然环境、地域文化相适应, 形成了不同的生养习俗。祁县位于山西省中部, 晋中地区, 是典型的内陆农耕文化区, 这里的传统育俗具有独特的晋中地域特色, 是山西民俗文化的一个很重要的内容。

钟敬文先生在《民俗学概论》中曾提到, “在诞生仪中婴儿本人只能处于被长辈安排的被动地位, 但仪式过程把他当作可以与成人交流思想感情的主角加以教育, 从中可以看出我国文化传统对个人人格塑造的一些基本要求, 所以, 应当把民间诞生礼仪同整个婴幼儿期的培养与教育联系起来加以考察。”^[1] 鉴于此, 笔者在本文中把山西晋中祁县诞生习俗与抚养习俗结合起来加以考察, 揭示当地民众所创造的多姿多彩的民俗生活文化。

一、传统生育习俗

(一) 祈子

从年轻男女结婚开始, 当地民众就把对新生命

的祈盼纳入到结婚程序中来, 并在具体的民俗行为和民俗事象中得到表现。

1. 新娘把从娘家带来的母饺子^①放在拌汤中吃掉, 意“五男二女, 七子团圆”, 然后新娘新郎用红线拴在一起的两双筷子同时喝和气拌汤^②, 汤中故意放辣椒, 让新人说“辣”谐音即为“乐”, 放上炭块让新人说“磙”谐音为“生”, 联起来的意思为连着筷(快)磙(生), 还要乐于生。

2. 喝完拌汤后, 新娘由新郎背着向婆婆讨取馒头, 并说: “婆婆的馒头, 明年的好小子”。

3. 新人房间炕上四角放着萝卜娃娃, 中间放枣、桂圆、栗子, 取早生贵子之意。

4. 人们从外面在洞房窗户纸上捅若干小洞, 谓“捅纸”谐音“通子”, 被认为是求子的吉祥行为。

在当地人的传统观念中, 男女之间的情感并不被重视, 认为结婚只是延续下一代的开始, 所以, 在婚礼中, 许多细节都传达着人们浓郁的生育意识。现在, 放萝卜娃娃、捅纸习俗已渐趋消失, 但在新婚夫妇的房中, 人们会贴上一些可爱的现代婴儿画,

[收稿日期] 2006—09—06

[作者简介] 钱永平(1977—), 女, 山西祁县人, 四川绵阳师范学院文学与传播学院农村社区中心, 助教, 硕士, 研究方向: 民俗学、人类学;

钱永琴(1972—), 女, 山西祁县人, 交口县中学, 硕士, 研究方向: 三晋历史学。

寄予着同样的趋吉心理。

(二)分娩

在祁县,媳妇怀孕被称为“有了娃娃”。家人这时会多方面加强孕妇的营养,强调孕妇的休息,使孕妇的身心保持良好的状态。

为了让孕妇顺利产子,在祁县有一个带催生意味的习俗:即娘家在婴儿快出生的前十天,会往女儿家送分别放有枣和饺子的两个碗,放在女儿家门槛外,由女儿站在门槛里揭开碗盖,如果里面放的是枣,谐音“早”,则暗示婴儿出生的时间还不到,如果揭开里面放的是饺子,则暗示“觉”^③了,意味着婴儿马上就要出世了。这一切都昭示着人们期待新生命降临时的紧张心情,所有行为都是为迎接新生命而准备的。

在祁县,生孩子是有讲究的。第一禁忌就是绝不允许产妇在娘家分娩。认为这样会对娘家不利,会玷污娘家的神灵祖先,娘家很可能会败落,婴儿也会不好养活,这条禁忌千百年来被当地人奉为金科玉律。其次,在不同生肖年,婴儿出生的月份也是有讲究的。鼠年忌在农历二月出生,牛年忌在农历三月出生,虎年忌在十一月出生,兔年忌在农历五月出生,龙年忌在腊月出生,蛇年忌在正月出生,马年忌在农历八月出生,羊年忌在农历九月出生,猴年忌在农历四月出生,鸡年忌在农历十月出生,狗年忌在农历六月出生,猪年忌在农历七月出生,俗称“破月”。第三,不同性别出生的日子也是有讲究的。当地有俗语“男怕初一女怕十五”,并认为无论男女都忌讳出生在正月初一这一天。笔者在调查中发现,随着农村医疗卫生条件的不断改善,特别是鼓励孕妇到医院分娩的一系列政策的实施,人们对以前的这些禁忌只是有些顾虑,已经没有那种极度恐慌的情绪了,等到婴儿一出生,就连仅有的这点顾虑也很快被喜悦冲淡了。

婴儿诞生后,产妇三日内不准下炕,一个月不准出门,只能在室内吃、住,俗称“坐月子”。这期间,通常不让陌生人进产妇居室,以防陌生人冲撞了婴儿,产妇的起居由其生母或婆婆照顾。坐月子期间,产妇要比平时多加衣服,即使在夏季三伏天,也不能开窗透气,怕产妇及婴儿受风,出现感冒高烧等疾病。产妇还要少说话,禁止用冷水洗手,怕落下关节炎之类的毛病。在饮食上一般给产妇喝小米粥,辅以鸡蛋、面条等流质食物,因为产妇终日在炕上坐或睡,几乎不行动,消化随之变慢,所以进

食要有节制,尤其不能吃太饱,饱了会伤脾胃。从以上的行为中可以看出,祁县人对产妇坐月子这一人生关口相当重视,决不掉以轻心,许多老人说,月子期间身体如果没有调养好的话,就会落下终身的病痛。

笔者认为这些讲究都是有一定道理的,如喝稀饭,在中国民间养生观中,人们很早就懂得了食粥易于消化的道理。南宋陆游有诗《食粥》:“世人个个学长年,不知长年在目前。我得宛丘平易法,只将食粥致神仙。”因此,在祁县,给产妇一日三餐都是小米稀饭,认为这样有利于产妇的进补,促进身体恢复。而诸多禁忌是防止产妇生病,因为产妇生完小孩后身体极度虚弱,抵抗力随之下降,稍加不注意,就会有疾病侵入,人们对妇女的关爱就是通过这一系列的民俗行为得以体现。“在日常生活的过程中,人们利用习俗惯例使生活的细节得以便捷地组合,顺利地展开;在人生的重大关头,例如诞生、婚娶、丧葬,个人的智慧并不足以保证自己能安然过关,此时此刻,人们不得不求助于民俗,民俗使人们获得一份轻松,因为在‘经验中发展起来的民俗是应付生活中关键时刻的便利方法。’”^[2]

(三)诞生

1. 报喜。孕妇产婴后,男人要到亲戚家报讯,各家必以饭招待,产男为饺子,产女为烙饼,并且还要把这些食物碗扣碗带回去,或带回红糖,意指送“奶”给产妇,也有送米者,在婴儿满月时再装上食物,碗扣碗带回去,意为圆圆满满。

2. 治冲。婴儿因某种疾病哭闹,被认为是陌生人冲克,于是从肩背部揉搓,或以梳子轻刮,每能奏效,其实是一种无意识的按摩疗法。

3. 防夜哭。指小儿夜间哭闹时用黄裱纸画一个倒吊起来的毛驴贴在炕头,并写“倒吊驴儿本姓李,小儿夜哭就是你,今奉太上老君令,速速离开不斩你”;还要写“太上老君急急如律令”等符形,这是一条咒语。俗信认为,小儿晚上哭是由于“毛鬼神”(即毛驴)在作怪,以前人们会向有法力的巫师求助一张符咒,这可将祈愿信息达知神灵,驱除鬼怪,使婴儿止哭,这是一种通过巫医咒语来禳解灾患的特定行为。

4. 做满月。男孩子在出生后的第29天作为满月庆贺日,女孩子则是出生后的第31天为满月庆贺日,婴儿要戴长命锁,这在当地是一种长行不衰的习俗。长命锁大多为银制,呈古式锁状,笔者家

里有两把长命锁,由老一辈人传下来,一把上面镌刻着“百世昌”字样,另一把上面镌刻着“金玉满堂”字样。人们把长命锁戴在婴儿脖子上,意为命已“锁”住,根基永固,祝福孩子以后龙腾虎跃,前程远大。

婴儿满月这一天来贺者所携礼品多为小儿衣服、鞋、帽,贵重者有银饰品、玉器,对于送给婴儿的礼品,当地有这样的歌谣:

“姑姑的鞋子,姨姨的袜子,妗子的裤子,婆婆的衣裳”。

礼品中,以外公家的礼品最重,衣服、裤子、红布裹着的银项圈或银锁,还要蒸一个八斤左右的大饅头送与婴儿,叫“不见面饅头”,上有精细的婴儿属相造型、九石榴一佛手、长命锁、两只桶、两个放米和面的粮囤、十二枝花等造型,由全福人给婴儿套三下后,切开分给前来庆贺的亲友吃,取免灾之意。满月筵席上的主食是有区别的:生男孩的以油糕为主,生女孩的多用糖饼。

5. 认义。缺子息或幼童多夭折之家,会采取认义父的方法以求婴儿健康成长,所认义父有三种:

①残疾人,如盲人,取其不幸代人受难以保婴儿健康;

②多子女人家,以求人丁兴旺或长寿;

③庙中泥偶,把小儿的无灾无病,寄托于神灵庇佑,每逢庙供和儿童生日在寄认的神像前多上一份供献。

现在,随着婴儿成活率的提高,认义习俗已消失。

6. 离窝。婴儿出生满一百天后择偶月,产妇携幼婴回娘家,谓“离窝”,走时点一柱线香,从房门口起沿途用炭块压小块方形纸(男婴用白纸,女婴用红纸),直到外公家。产妇离开娘家时,外公家要蒸一特大面饅头给婴儿,重量必含“八”,如八斤、十六斤、二十四斤,或更多,希望孩子以后不愁吃喝,粮米满囤。外公家要把面饅头根部切下来,其余随婴儿带回奶奶家,奶奶再把锁、石榴、属相造型切下来,然后把饅头切薄片分送邻里各家,凡受此赠之家必回赠以钱或盐,钱不论多寡,示意而已,至今农村仍有沿袭。

7. 周岁。婴儿出生后的第一个生日,爷爷家和外公家均蒸九石榴一佛手以示祝贺,连续三年,谚语有“九石榴,一佛手,守着爹妈概不走”,并为男婴制作麒麟、老虎、狮等象形衣帽,为女婴制鱼帔、莲

花八宝帽等。有的家长则会背着婴儿走街串巷,如行乞状,讨取米面和布块,谓“讨百家”,并用讨来的米面做饭,布块拼制衣服,称之为“百家饭”和“百家衣”,认为这有利于幼儿成长。现今,“讨百家”行为也已消失。

二、传统育儿习俗

祁县民间,婴儿出生的第三日俗称“三天”,大人这时会把竹笼、花篮、绣球、飞禽走兽等玩具,作为礼品挂在土炕上方,让婴儿看,以锻炼他们的视听能力,尤其是当婴儿哭闹时,用以哄逗,这是第一个用以启蒙和培养婴儿审美情趣的“教材”。

在乡间调查中我们看到,对于婴儿,其父母长辈很重视培养其基本的生活习惯,把成人的习俗行为不停地加在婴儿的身心上,婴儿一旦形成了习惯,其主动性就会加强。如人们为尽可能减少婴儿尿在衣服中,隔一段时间就会解开婴幼儿衣服让其撒尿,并发出“嘘嘘”的声音来诱使婴儿撒尿,天长日久,小儿到一定时间就会撒尿,人们掌握其规律后,照顾婴儿就轻松多了。“人类婴儿都在特定习俗环境中进入日常生活,他们必须在各自的习俗体系中遵守哺乳次数和群体日出而作、日入而息的作息制度,调节自己的哺乳、睡眠和与母亲及其他群体成员的互动……”^[3]说的就是这种行为。

其次,在祁县乡间,至今仍流行着许多小儿玩耍的传统游戏,对于女孩子有以下四种:

1. 挠乖乖。由二三名幼女围在一起,拿五个牙形羊骨或猪腿骨,在其中一个向上抛的同时,其余四个或翻花样或被抓在手,然后再接住抛起来的骨头,如果没有接住或没有翻花样即输。

2. “翻架架”。两个人拿细线结成线圈,套在一个人的手掌上,两人轮流移线在自己手上,让线圈随手指翻动而变换图案。

3. 踢毽子或扔沙包。在农村,毽子由公鸡的羽毛、铜钱自制而成,沙包由六块布装粮食缝成。踢法有平踢、侧外踢、双脚交替踢、侧后踢、二人对踢、反踢、侧后双向踢等多种。

4. 跳圈。在地上画若干格,取铜钱或纽扣系作一串,掷格中,单脚跳踢使钱串移格,循序踢进,踢完一周即占一格。若此过程中踩格线或两脚落地,即输,当对手跳时要避开已被对方占的格,奋力跃过,占格多者为胜。

男孩子的游戏也有四种:

1. 滚铁圈。一根铁丝一端弯成方形和一个铁

制的圆圈,让铁圈在铁丝方形中摩擦并开始随人行走滚动,能够很好地锻炼小儿的平衡感。

2.琉璃球。两种玩法,一种是用指头将球弹出,击对方之球,互相追逐,击中多者为胜;另一种是在地面上挖小坑,在一定距离外弹球入坑。

3.打纸三角板或四角板。用烟盒纸叠成三角板或四角板,一方放于地上,另一方则拿自己的角板用力向其拍去,煽动气流将角板翻过来,若能翻转此角板即为胜者。

4.踢铁蛋。男孩子用双脚尖夹住直径约一寸的铁蛋,弹出击打对方的铁蛋,若不中,则铁蛋留原地不动,由另一方开始击打,每击中一次就重新开始。

上述种种游戏,除有明显的性别区分外,对于培养孩子的肢体灵活敏捷、开发智力都有着积极意义。如挠乖乖,可以很好地锻炼女孩子的眼力及手的灵活性,为他们以后从事缝纫及在农业生产中割谷穗等劳动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而男子的种种行为则锻炼了其平衡性、体力,为他们以后从事驾车、种地等生产劳动发挥了积极作用。因此,孩子们的游戏对其成长有着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少年儿童在游戏中有意模仿成人习俗的做法,不能仅仅被看作是天真无邪的童趣,应当看到这正是习俗的‘演习’。”^[3]

三、晋中传统育俗的民俗功能及内涵

上述种种习俗所体现出的第一功能就是对生命的礼赞与精心呵护,为了让一个幼小的生命茁壮成长,人们采取了种种措施。日常生活及各种礼俗活动中的种种仪式无不暗含着对生命爱护的喻意。

第二,具有为所在群体成员接纳的社会功能,是对个体融入整个民俗群体的一种认同活动。

一个婴儿刚出生,还仅仅是一种生物意义上的存在,只有经过诞生礼仪,他才被接纳为社会中的一员。范·热纳认为,人生礼仪是一个人从一种社会地位向另一种社会地位转移的时候所举行的礼仪,多见于诞生、成年、结婚、死亡等人生重要关口,从而在所属集团内获得身份的变化和新的权利、义务,因此,范·热纳称其为“通过礼仪”。

诞生礼仪是所有人生礼仪的开端,是生命活力循序奔流的第一个闸口。它是一种“进入”仪式,象征着一个新个体进入了社会,在祁县就体现在为婴儿举行满月礼。刚出生的婴儿,只有通过满月礼,接受众人的祝福,才能正式被所在群体接纳。在当

地如果不过满月,人们就会对婴儿及其家庭产生许多猜测,这对婴儿的亲人会产生心理上的压力。这是一种集体无意识,“它与个性心理相反,具备了所有地方和所有个人皆有的大体相似的内容和行为方式。换言之,由于它在所有人身上都是相同的,因此它组成了一种超个性的共同心理基础,并且普遍地存在于我们每一个人身上。”^[4]对此美国社会学家萨姆纳也说:“当活动被权威厘定,并一成不变地被人们不假思考地重复时,它们就变成仪式……仪式不会被轻易改变,它严格地与详备的和锱铢必较的规则保持一致。它不承认例外之举,……规则越严格,仪式支配成员的力量就越大。”^[2]因此,满月礼是婴儿出生后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婴儿的长辈给予了高度重视。上述描述我们可以看到,许多亲戚都会携重礼来庆贺,尤其是外公家,人未到,礼物先到。作为求福免灾的[图]、长命锁均在这一天要出现。男孩子举行满月的时间要比30天少一天,而女孩子则要多一天,据说这又与婴儿长大后另一个重要的人生礼仪——结婚有关,这样做,男孩将来会给女方少一点的彩礼,而女孩则能向男方多要一些彩礼。民众总是善于在庄严的礼仪仪式中加进自己功利的愿望。

“离窝”则是婴儿从家庭迈向社会的第一步,是一种更具广泛意义的诞生礼,人们对离窝日期及礼品同样作了精心选择和安排。当婴儿“离窝”到外公家时会沿路设标,以示归来时仍沿此路回家;外公家送[图]时要把它根部切下留下来,表示婴儿的母亲永远是自己家的女儿;婴儿回到父亲家后,其长辈又会切下[图]上的锁、属相、石榴,意即婴儿是自己的后代,可以看出当地民众很重视血缘关系的延续,然后再把其切成百片分给乡邻,这是一种缘于仪式的神圣吃法,人们以吃[图]的一部分并回赠礼金表示接受一个新生命加入到他们的群体中来。通过离窝习俗的种种活动,让人们在名义上归属哪家这一认识得到了有效地强化。

以上种种意思在具体的诞生仪式中是看不出来的,人们对种种习俗活动的由来也说不上缘由,但是他们却说:“这是乡俗,哪家有了娃娃都要这样做。”也就是说“它所蕴含的思想并不被人们抽象地把握和明确地认识。”“仪式可能体现着有用、便利或福利等观念,然而,它倾向于显得并不着意如此,其中的观念只是下意识的。……仪式暗示出情感,但是绝不表明什么教义。当仪式真正不落言筌,不

激发怀疑的时候,它才是最强有力的。……”^[2]

第三,岁时观(年龄计算与农历历法相叠合)体现了当地民众把生命个体的成长纳入了宇宙自然的变换中。在祁县乃至晋中一带,对于儿童年龄的计算,民间习惯以农历纪年为标准,落地^④算一岁,每跨越一个农历春节为一岁,这种年龄计法当地称为“虚岁”。当人们介绍三岁以内婴儿的年龄时,习用“某个生日某岁”,一过三岁,就只说虚岁了。人们虽在一些正式场合使用“周岁”,但在日常生活中仍以虚岁计算年龄。

“岁”在国人心中有“时间”和“年龄”两种意思,春节是农历历法的第一天,自古以来就受到人们的高度重视和热烈欢迎,在人们的观念中,“春节是一个人人必经的重要关口,是一个新旧交替的标志符号。”^[3]当地人认为,除夕一过,人就大了一岁,由春节所标志的年龄才是人生成长的里程碑,“年节所标志的年龄,乃是人们认识自我、评价自我并规定自我的一个重要参照系数。”^[5]因此,在春节里,尊老爱幼的气氛格外浓厚,长辈给小辈压岁钱,小辈给长辈拜年,生命的衰老与农业历法就这样有机地融合在一起,使人们感到人的生命与自然万物一样,在循环往复中得失继替,生生不息。这给人以鲜明印象,让人追怀一生,因此,在祁县,对于即使是腊月里出生的婴儿,年一过,婴儿也就算两岁了。

综上所述,诞生习俗是晋中民俗生活中的重要

组成部分,是当地人将个体生命加以习俗化的程序规范和阶段性标志,亦是生命周期观和价值观的体现,而求子、孕育、生产、庆贺、养育等一系列养育习俗,则是民众群体间沟通和互动行为的展开,进一步建构和表演着当地民众的社会结构和完整的生命文化。

[注释]

- ① 一个大饺子中包着七个小饺子。
- ② 当地一种把面和水混起弄成一个个小面疙瘩,放在锅里煮并加菜做成的一种面汤。
- ③ 在祁县方言中,饺子的读音是 jue。
- ④ 意为出生,当地常用语。

[参考文献]

- [1] 钟敬文. 民俗学概论[M] . 上海: 上海文艺出版社, 1998.
- [2] 高丙中. 民俗文化与民俗生活[M] .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4.
- [3] 乌丙安. 民俗学原理[M] . 沈阳: 辽宁教育出版社, 2001.
- [4] 荣 格. 集体无意识和原型[A] . 马士沂译. 文艺理论译丛第 1 辑[C] .
- [5] 赵东玉. 中国传统节庆文化研究[M] .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2.
- [6] 程 蔷, 董乃斌. 唐帝国的精神文明[M] .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6.
- [7] 祁县县志办. 祁县县志[M] . 北京: 中华书局, 1999.

**Inquiry into Folk Customs of Bearing and Raising Children
in Jinzhong, Shanxi Province**

—— Taking Qixian County as an Example

QIAN Yong— ping¹, QIAN Yong— qin²

(1. School of Literature & Mass Communication Mianyang Teacher' s College, Mianyang 621000, China;

2. Jiakou Middle School Shanxi, Jiakou 032400, China)

Abstract: The custom of bearing and rearing a child is an important component of the folkways life in Jinzhong. It is the periodical symbol of the process in which the local people customize individuality and it is also the embodiment of life' s periodicity and axiology. This thesis discusses the folk custom of bearing and bringing up children of Qixian County in Jinzhong, Shanxi, which aims to reveal the function of the folklore, and the conception of time, and the conception of history of the local people.

Keywords: Qixian County; folklore; give birth to; bring up children

(责任编辑 张 莺)